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柳菴文後集卷六

詳校官編修臣裴　謙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録監生臣宋允辰

抑菴文後集卷六

明 王直 撰

序

順天府鄉試小録序

天眷皇明統御萬邦以天下之才成天下之治養之於學校而以科舉出之布列庶位以興事功太祖太宗聖德如天功化之盛超越古昔育才圖治之效無以加矣仁宗皇帝以上聖之資廣至仁之澤慮科舉取士或未

精也於是定解額俾精選焉務得真才實學之士皇上
文武聖神德被天下而於養士尤甚惓惓以為取之既
精當養之有素於是定學校弟子員而去其無良者嚴
擇師儒以教天下之士蒙恩育之厚感教化之深爭自
洗濯磨治奮力問學以求效用於當時帝舜之世萬邦
黎獻共為帝臣惟帝時舉今復見於聖明之日猗歟盛
哉宣德四年秋復當大比順天府尹臣庸以考試官為
請皇上命臣直臣時勉凡諸執事之臣皆祗奉德意夙

夜惟謹于時北京國子監及八郡就試之士凡千人取其中式者五十人而進之盖遴選也小録既成衆謂宜有序直以為國家開文明之運以傳於萬世凡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臨其人皆被仁義禮樂之化而有以成其徳達其才矣然待士之重四聖一心擇之愈嚴養之愈厚而取之愈精誠所謂天地之大曲成萬物而不遺也士蒙幸於斯世何其榮哉直闡之古之人有感人一言而許以身者盖以為知己之遇也諸生遭遇聖

明荷生成之德而登名於此將何以爲報哉其益勤於學愼於行他日進於禮部對揚於大廷由是而沾一命守一官必忠以事國廉以處已公以涖政仁以臨民敬恭朝夕而不累於私使天下之人皆謂無負於國家則善矣直將與有榮焉也故書以爲序

玉峯草堂詩後序

玉峯草堂詩若干首士大夫爲廬陵太守蔣公作也玉峯在保寧府城之南而保寧即古閬州其地多名山而

城南爲勝城南之山非一而玉峰爲尤勝葢雄秀瓌麗拔起數百丈如圭植如筍立其下爲三趾又如禹鼎之巋然竦立於埃壒之外而公之故居在焉公之未顯時嘗作草堂以當玉峰之勝於是山之竒詭殊傑之狀皆一覽而盡矣既而出典文學職華要七遷而至今官去玉峰草堂者幾四十年而於心未嘗忘也士大夫所以歌詠之者至矣予謂山川之秀必鍾萃於人而人之得其秀者亦必於山爲好孔子曰仁者樂山觀公之敦厚

凝重有似於山豈非孔子之所謂仁者歟雖然山林者閒放之士之所樂也故蔭長松藉茂草覩烟霞之變態逐雲月之去来自以為高也而公則貴顯矣今之太守古大國諸侯之任也有地環千餘里其民蓋數十萬饑者欲食寒者欲衣勞苦者之欲休寃抑者之欲理皆於公是賴而公乃惓惓於玉峰草堂若將退託於閒放之樂者何哉蓋山者出雲為雨以利澤萬物者也而草堂者身之所庇以為安者也不忘其所自安乃能安民而

益尊不忘其所以澤物者乃能阜民而益榮公之志如此茲所以為仁也豈閒放之樂之足慕哉而賦詩則有未盡知者故予為序其說於後使覽者得詳焉

邵處士挽詩序

靜素處士邵仲文既沒之二十七年其子思廉為貴溪縣學教諭秩滿當陞郡博士需次於京師始克請考功郎中章君銘其墓翰林侍讀周先生為表其行將刻之墓上於是處士之賢始表暴於當世一時士大夫憐其

為善而不得永年皆為詩以哀惜之思廉又持来請予序按處士會稽人世以詩禮承家其孝友之行廉厚之節出於其性若此者宜有得於天矣而年三十九以卒天之於處士果何如耶傳曰仁者壽夫仁者之宜壽以常理言也然自古仁人賢士之不得壽者多矣豈獨處士哉是又不可以常理論也唯不自貳其心而修身以俟之則雖夭猶壽也君子之所為者如此若處士者其庶乎此也歟孔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焉予未嘗

不三復而嘆夫善之在人一矣而自幼至於老死其涉世也亦久矣然而不見稱於人者何哉非苟且偷惰之心勝詭欺薄惡之行成故邪然則有雖死而名彰者則其為善之實可知矣處士雖不幸乃今得載諸文字以顯聞於人而傳於後世蓋不可為不幸矣嗚呼有聞而終無聞而通君子固自有輕重哉故為序之詩凡若干首

送劉員外序

刑部員外郎劉君伯塤以内艱服闋當之京師吾黨之士喜其重顯於朝而復惜其去也相與會聚於城西香林僧舍酌酒而送之盖伯塤為泰和沙溪故家自宋元以來代以詩禮聞一鄉非獨其貲力勝也其遺址之存稱古所謂子男邦君之居其所與連婚託交者皆當時榮盛之族然劉氏善積於家未有大貴顯者積之之久而始於伯塤發之初伯塤入仕京師時予與之比屋而居者二年固已慕其為人而知其必顯矣及去為刑部

屬即有名自尚書侍郎以下皆知其才能而信任之及為令官聲譽益大顯然伯塤益勤於其職早夜不懈未嘗傲物取咎於是人愛之益深期之益遠今之去其領舊職留矣或遂加進焉未可知也予嘗聞之刑非聖人之得已也蓋以誅惡而佑善使人皆為善則刑措不用矣舜命臯陶之辭曰刑期於無刑此正今天子之意也當其任者惟公與明實庶幾焉伯塤在刑部十餘年練達而勤慎其能推上德以及民而永終譽也必矣於是

坐者取唐喬知之贈蘇員外詩自昔重為郎伊人練國章二句為韻各賦詩一首以贈盖寫其慇懃顧望之意而予則為之序云

送彭御史按廣東序

御史之職重矣上下之所屬望者也盖上之徳不能以徧逮乎下下之情不能以悉聞乎上御史居其間決其壅塞而疏導之於是上下交而治道成矣其職之重如此然昔之居是任而上下或失望者何哉盖才有所不

及學有所未充也才未及則不能制事而達於有為學未充則不能窮理而不知所為故其事上也屑屑然舉其細而已矣其臨下也赫赫然信其威而已矣彼其任之之意果屑屑然而已乎赫赫然而已乎然而如此也惡能塞上下之望哉今之任御史必舉才學充備者用之而當是舉者率皆有以稱其任其出而按事也上必親臨而遣之及其還也必備述民事以報焉上之德畢達乎下下之情畢聞乎上治道之成於是為盛矣彭君

百鍊為監察御史五年是所謂才學充備者也其出入中外是能宣上徳而達下情者也今出按廣東廣之俗蓋異宜而弊事蓋夥矣彭君雖無不當問亦在明慎而已使下之情得聞上之徳得達予知彭君優為之也屑屑然而已矣赫赫然而已矣彭君豈為之哉彭君因便過故鄉拜其母即就道予與其素厚者十人餞焉因取孟浩然送韋侍御詩風霜随馬去炎暑為君寒二句為韻各賦詩一首以贈之直世有連也故為序云

送彭士揚之京序

彭君士揚初以吉安府學訓導舉至京試在優等人謂士揚之教行則足以成一郡之人才而加厚其風俗矣士揚滋喜會朝廷為功臣家擇師儒於是士揚遂領教英國張公之家人謂公功臣士揚誠以忠孝仁義之言進於公使公得以事上臨下則其效不既大矣乎士揚益喜在公第十五年凡公之所以敬事天子及奉命征安南叛國皆能有成功士揚之所裨益蓋多矣然士揚

有母老無他兄弟為養其心蓋未嘗不在膝下也今年夏謁告歸省以慰其慇懃之望而寛其積久之思旦夕侍左右調其藥物飲食而敬進焉既兩月矣義不可久留乃復治裝就道然其心終有不釋然者予與其素厚者十人載酒往餞之而告之曰士揚子務其大者哉子之慈訓蓋有矣不以口腹之養而廢詩書之業其志固欲子之道行也使齷齪於旦暮之間雖能備口體之奉而無學問之顯予知母之志不樂矣今而奉天子命居

功臣之家處師儒之位其所與言皆聖賢之道言行則道行矣身雖在外母之志蓋未嘗不樂也曾子之所謂養志孔子之所謂立身行道以顯父母者蓋如此子其務此也矣母徒為是戚戚也士揚乃起謝曰子之言善矣如是足以慰吾心矣於是在座者皆喜各舉酒勸酬以為懽復取曹子建送應氏詩親昵並集送置酒此河梁二句為韻各賦詩以送之予因書其說以為序

送蕭志祥祈雨有感序

永樂二十年泰和春旱至夏初雖間有霡霂之微而無益於民事陂池皆竭田野焦然農人興嗟束手無措縣大夫永嘉鄭君貳令茂名吳君深憂之齋祓一心並走羣望浮屠老子之宮徧禱焉既而得小雨猶無益也二君乃謀於衆求所以致雨之術於是有以蕭先生志祥為言者曰是道立行修能興雲為雨以利萬物者也二君喜即熏沐為書命使者禮請於其廬先生曰濟物吾心也即與使者偕来二君率吏民迎之盡禮乃就延真

觀設壇禱焉敬恭將事朝夕不懈先生為文書告上下神祇四月丙申登壇時天宇湛然旱勢益盛先生取水向日噀之油雲勃興日光韜晦靈風飄揚旗纛晻靄若上下神祇交集於壇者明日丁酉遂雨人以為未足越四日壬寅先生又以其法檄井井水盡黑汲而徧洒焉雨亦隨至甲辰又雨猶以為未足先生乃危坐一室鍊氣養神檄召神祇使必有以副人望於是戊申大雨庚戌乃止自城邑以達於四郊懽呼之聲流聞遠邇大夫

君子交口相慶於乎先生之術亦何其神哉而先生退然若不與其事者曰予敢貪天之功以為已力乎先生泰和人自少學道遨遊五嶺數往来羅浮山中羅浮仙人之藪澤也盖必有相遇於窅漠之表者故有得於中顯於用而又無慕乎外如此雖然縣之大夫與其屬謀曰先生固無事於名而吾徒受其惠者豈可無述哉乃使来求於予曰子親見其事者也宜勿辭噫非獨予見也人莫不見也乃為序之使他日傳先生者有徵焉

送鄧訓導序

予友鄧云行始舉明經為景陵縣學訓導既一年以憂去服除仍司訓於曲江鄧氏故泰和儒家宋之時有以三經中童子科者其清才與學苦志勵行以文學鳴縉紳間及典風紀領州縣司鹽鐵職倉庾者前後相續也至今登仕版者尚四三人則其詩書之澤可知矣云行以家學之良而當教官之選其秩雖卑然視典風紀領州縣司鹽鐵職倉庾者葢異矣彼其職司各有所當也

而教官坐一堂之上與一時之英才周旋進退其所講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其事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也雖若甚迂然其教既行其學既成之後推而及於天下其澤之所被不既大矣乎故有志之士以斯文為任者多喜為之而凡居顯要者則往往視為迂闊彼安知其道之重哉然教官譬猶規矩也必盡夫所以為方員之則然後可以成物故曰師道立則善人多而世之為教官其不能盡是者蓋亦有矣聽其言

皆聖賢之言衷考其行則異乎聖賢之道彼為弟子者不從其所令而從其所好則烏覩其學之成哉故其言必聖賢之言其行必聖賢之道然後可以示法而成化此君子所以貴乎身教也云衍之為教官蓋能盡是道而予猶相與言者激於有感而云曲江文獻之地張文獻余忠襄之所產也二公之學皆聖賢之道其忠愛之心正直之行著稱於當時而流行於天下後世聞其風聲氣烈尚使人興起而況於其鄉邑之人乎父兄之所

習知子弟之所飫聞蓋有深慕而思齊者矣云衍以聖賢之道漸摩成就之使他日出而致用其所立者可繼於二公則爲不辱於聖賢之教而亦不負朝廷興學之意矣故序以送之

送吳叅政還廣西序

廣西去北京萬數千里其所統十二府四十二州五十四縣之地其民不下百餘萬而大山長谷盤錯於其間往往與猺獠雜處風氣習俗之殊蓋自古然矣國朝混

一區宇不鄙夷其民皆設官以理之故其聲教文物一切不異於中州於今蓋五六十年矣然地既險遠天子尤加念焉故於布政司必選寛厚勤慎之賢以付之而無有不堪其任者蓋亦盛矣然甞論之布政司者五六大臣而已而以百萬之民付焉以五六大臣而當百萬之民之望可謂榮矣然布政司之於民其高下固懸絶也民之情有不能達於縣者多矣而況於府乎況於布政司者乎由是觀之則上之德亦安能使畢達於下則

為布政司者蓋亦可謂難也已故予以為當布政司之任苟有愛民之心者在擇賢守守之不賢以告而斥之可也守既賢而又擇賢令令之不賢亦以告而斥之可也守令皆賢則為能舉其職上之德有不畢達於下下之情有不畢得聞者乎順其理而施治焉則有以享其榮而不患乎其難矣然人固未易知也昔之君子好以言觀人然賢者豈誠可以言求哉夫言其末也行者其本也蓋有有其行而無其言者矣有其言而無其行者

矣孔子曰聽其言而觀其行言之不可獨信如此故必審其言之是非而察其行之當否彼行不異其所言固賢者矣言不足而行有餘亦可謂賢矣有其言而無其行君子安得而取之於乎可不慎歟湘陰吴公昌為廣西叅政叅政布政之貳亦民望之所系其所謂寛厚勤慎之賢而能舉其職者矣今再考績来北京有司最其課使還治廣西上之人欲終其任以究其成也吴公之歸也廣西守令誠皆賢矣吴公可不勞而理矣若猶有

未賢也吳公可不勞而理乎此政之所急也予未識吳公因其布政使李公昌祺求予文送之故為道予意如此吳公以為何如哉

美章郎中再考績詩序

章君尚文之為考功郎中也士大夫嘗涖於考功者皆稱之今年春當再考績少師兼吏部尚書蹇公以為能言於上俾復其職需九年而後大用焉同列之賢喜其績之最也相率賦詩美之而屬予為序蓋予與尚文同

年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同受太宗皇帝命進學於禁中以道義相錯切者又四五年予爲翰林修撰尚文亦去爲刑部主事陞郎中遂移考功大有爲於時盖其學足以明道才足以立事而守之以正行之以公明不至苛寛不至縱故其所樹立卓然如此予嘗論天下之治必用天下之才吏部用才之地也然惟全才之君子而後用之無不宜不然則有宜於此而不宜於彼者故考功者所以察其職任而審其宜與否以進退之使官各

得其人而天下之治成矣唐虞之世庶績咸熙者考績黜陟而已我國家所以與之比隆用此道也則尚文之為考功其繫於治道豈細哉今因其績之最而詩以美之固宜也昔者文王之化行南國之大夫皆節儉正直於是有羔羊之詩鄭之桓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曹之君子均平專一於是有緇衣鳲鳩之詩皆所以美之也今諸公賦詩以美尚文者亦猶是矣予與尚文非一日之好願推鳲鳩之意而有進焉蓋君子在位所以接乎

物應乎人者雖繁然有常道而不變則可以正國人而受景福尚文之在考功其績固偉矣然顧尚文益謹其常道也謹其常道則凡仕者之莅于考功有所觀法而化治效豈不益盛乎如是則受天之禄而膺胡考之休孰能禦哉相勉以道而期於遠大者朋友之誼當然也故書以為詩序

送鍾彌綸詩序

彌綸鍾君永豐故家也好文而重士能琴而喜遊居其

邑閬溪上有山水園池之勝賔客之過門者輒欵洽連日極游覽之娛興有所適援琴而鼓之蓋超然萬物之表又常泛輕舟下彭蠡浮大江以觀乎京師歸而益有以自樂蓋孟子所謂囂囂者也今年覲光来北京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曾公子啓其姻家也館之其第之南齋日為酒殺羊盛賔客以樂之既浹旬將歸永豐曾公復具酒殽飲餞於城外因取唐岑參紅亭綠酒送君還之句為韻率在座者賦詩送之而屬予序北

京古冀州堯舜之所治也然自漢末至於元其衣冠風俗往往異於古阻絶遐遠好游之君子多病焉我太祖高皇帝撫而正之繼以太宗仁宗之聖禮樂文章比隆古昔山川草木衣被雲漢昭回之光鍾君於此而遂一遊以觀太平之盛豈非幸哉予聞君子之遊也以博其見聞而廓其器度者也鍾君固偉矣然今之來於水則涉淮河之深於山則見岱恒之高至夫都邑之雄宫闕之壯人物之殷甲兵之嚴四方萬國朝貢之會同皆見

之蓋所謂天下之大觀者也則今之歸其增益豈小哉山顛水涯瀟洒閒曠之處豈不有好遊而未遂者鍾君與言之必將低佪羨慕有不可及之嘆矣予與曽公仕將三十年從容兩京之間於天下所謂大觀蓋先得之今雖未老而病且衰矣國恩未報思欲自退於山窮川阻之地有不可得者於鍾君之去亦安能不為之動哉鍾君歸矣益治其所以待賓客者他日乞身南還過閬溪相與掇芳擊鮮釃酒而酌之醉飽鼓腹咏歌聖化寫

高山流水之趣而和以幽蘭白雪之曲庶幾一償願焉然而非所敢必也

贈考功主事李公赴南京序

宗昉予友也自其爲稽勳主事時予以内艱去官及服除而来也宗昉乃亦以憂去道路相違不相見者四五年今年春宗昉起復来北京相接益懽甚未幾授考功主事當之南京其同門友通城教諭劉昭謁選在京師感宗昉故意之厚也特求予文贈焉宗昉居吉水予家

泰和相距百餘里而皆為吉安屬邑郡之人士宦游者惟吾二邑為最盛永豐廬陵次之其餘諸邑又次之故在京率嘗五六十人每營職之暇合坐而笑語必引古人嘉言善行與吾郡前輩君子之文學忠節炳然與日月爭光者相為勸勉皆期以不辱焉佳時令節樽酒相懽或相與出遊必分題賦詩以歌咏太平之盛而寓其殷勤篤厚之情其風流習尚如此故去鄉雖遠歷時雖多而未嘗有覊旅無聊之嘆盖皆有以忘之也今宗昉

之南京南京去鄉又近矣其宦游之士所與綢繆親愛
蓋不減於此然則宗昉蓋無往而不樂也則何離別之
足惜哉雖然吾黨之士進而蒙簪紱之榮退而獲鄉曲
之樂者皆上之賜也其安可忘耶唐之詩曰無已太康
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孔子取之而列於國風
以為憂深思遠而可不至於殆也則予與宗昉等當益
思所以盡其職庶幾蟋蟀之意而免乎伐檀之譏則可
以保其樂於悠久矣宗昉質美而氣和志勤而材達於

從政蓋綽綽乎有餘裕矣不待予言也獨書鄉郡相好之樂如此為文以贈之而使加勉焉蓋義之所不能已也

哀蕭仲清詩序

仲清廬陵故家子也早孤克自樹立事其母以孝閨兄弟三人相友愛而仲清專家政公私百為皆身任之不以累諸弟洪煕元年長其鄉糧賦故事為糧長者必躬詣京師聽勅命受勘合以歸然後徵納焉仲清自南京

歸至采石暴風覆其舟舟中之人或善游或有所憑藉皆得不死獨仲清溺焉鄉之人士以仲清好善樂義而不幸以死皆哀惜之今年其弟季靈來北京過采石痛其兄之不作而不能已於情也於是求士大夫為詩以哀之因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曾公子啓屬予序嗚呼仲清誠可哀也已蓋仲清之失父也母孺人鞠之冀以善其後也孰知老者存而壯者乃死邪兄弟之情如足如手今已竒其右矣則夫所以痛恨摧裂豈

獨生者哉古所謂不弔者以其狎於水而自溺也仲清豈狎於水而自溺者耶役於公困於天有不能自制者然則仲清惡乎其不可哀也秦穆公之死以三良殉詩人為賦黃鳥以哀之田橫被召至尸鄉以首見高祖從者挽至宮而不敢哭然不勝悲皆為歌以寄其哀後世哀挽之詩蓋權輿於此也今仲清之不幸畧與二子同則凡哀仲清者其可已於言哉君子之於死生惟當於義命而已仲清雖不幸然所以致此者豈非義邪亦豈

非所謂命也吾聞唐李太白泛舟采石醉溺於江中說者謂其騎鯨上天非淪滯於水者而司馬子微嘗謂白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然則謂其騎鯨上天蓋不可知也仲清得從之遊亦將乘雲御風超鴻濛翔寥廓有莫之測者若然是亦可以無憾矣

送楊朋遠序

楊氏於泰和為大家國初有一桂君者既富而有文豪傑之望臨一州朋遠其曾孫也朋遠明經欲舉進士而

廬陵縣學缺訓導舉朋遠為之及來京師中其選既授職而歸凡與朋遠親厚者皆賦詩贈之而徵予序予與楊氏世有連誼不可以無贈也夫學校者治天下之本也治天下之本在學校則為學者當何如可知矣然學之成本於師則為師者當何如又可知矣古聖賢之道載之書師之所以教學者之所以學也服而行之以自顯於世者固有矣行不如其言者蓋多置之而不言者又比比也夫行而違其言已不可況又置而不言奚可

邪則其所事皆君子之所鄙者也夫豐其屋以居之厚其廩以養之復其家以優之使專為是道也然服而行之者反少或徒言之或置而不言而甘心於君子之所鄙為之師者亦相與衎衎施施優游於杯酒之間以自媚此何說哉則夫冀以為治天下之本者豈不失望邪嗚呼此學校之通弊也盧陵文信公之所自出公學聖人之道以文章魁天下而孤忠大節師表百世今之為士者多思循是道以求無愧於公然則職教於此者因

其士之志而勵夫師之道以率之其盛蓋易也使言必於是行必於是而皆為才且良無前之所云弊而有以副興學圖治者之心豈不美哉朋遠勉之此衆之所望也將亦為衔衔施施以自媚於杯酒之間則非衆之所望也

送浙江按察使林君詩序

浙江自昔稱大藩其所統十一府六十二縣環數千里之地其山水清秀故其人多才物産富饒故俗尚華麗

衣冠文物之美登臨宴賞之勝他州縣鮮能及也故天下之言盛者必曰浙江然以今日所聞考之則習俗之移有不勝其弊者夫邪惡之人亦他處之所有也然而至於無忌憚則他處所無矣蓋恃其輕險而舞智以轥物挾利以佐姦居室輿馬衣服之用率僣非其分不仁之徒而操不仁之器橫恣於鄉邑小者攫民財甚則舉室束縛之而加無禮焉又或繼以戕害出入官府把持其陰事州縣之吏莫敢誰何私與之狎而縱其所為細

民失業無所訴甚至流移以避之如此者相踵也朝廷知其然為遣大臣往察治廵按御史亦盡心發擿而痛繩之使有所創艾庶善者得自存然虎狼之暴茍不至於死往往恣其反噬於是据摭告連百方沮抑之陰搆詭求以蘄必勝雖有君子能别是非亦莫如之何夫邪惡之人固他處所有也然於朝廷所命牛羊倉廩之吏尚知所敬憚況州縣之吏乎況天子所遣之臣乎不自揣度無所忌憚如此可勝嘆哉夫君子者衆人之表也

浙多君子而彼猶縱其所為豈其習果不可勝耶予嘗思之刑法所以治小人故小人必畏刑然非可一時過化也持憲者苟明法以示之正己以行之守之以信持之以久有罪者必罰不可以勢免不可以貨求小人知法之真可畏也將必有改行而趨善者今彼之惡豈在此者亦有未盡善歟三山林君碩守茂弘為監察御史九年聲譽動中外今去為浙江按察使天子大臣知其賢而用之也予知其善於其職而惡者庶幾能改行矣

尚寳少卿四明袁君忠徹蓋閔俗嫉邪者也於茂弘之行而深為之喜求學士大夫賦詩送之因予友翰林侍讀陳君光世求為序予因歷道其事以告之且以俟其績之成也

送尹御史還南京詩序

國朝設兩京以備廵幸上既在北京凡南京諸司所行事皆有成法而監察御史處於其間以刺舉激揚為職使人知所憚而不敢肆然其所施於人者輕重緩急當

必盡其宜蓋既遠於天子有不能慎重則謗讟易以興亦未見其能有為也予友尹循有規為監察御史於南京有名今年再考績来北京既復職而歸予為詩以贈之矣而翰林編修周功叙與之有連復率諸公賦詩而請予序之夫古之為治者本於六卿而御史則立柱下受四方之書非有他事也至秦始令監郡漢初定禮儀乃以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於是始任糾察之事自是而後職愈重凡官無尊卑事無大小有越禮廢法者皆

得糾舉朝廷亦傾心任之以肅百僚振綱紀故曰臺綱正則朝廷正朝廷正則天下理矣其所系如此我朝尤重其選不以非才處之凡其所在足以勸懲使其君子皆安於為善而堅其所守小人則收斂畏慎而不至於越禮廢法故治道舉矣然治人莫嚴於自治傳曰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此其居官之道也有規今之所謂賢者也宜諸公之詩稱美而期望之矣雖然吾觀仕者多矣其始皆奮發而有為及其久也則

皆婾婀而自守積歲月以俟遷而已此宜咸而怠常人之情也有規其可以常情自處哉以常情自處非君子之道也尚益勵不懈以成其遠大之業則他日進於福禄榮名蓋未艾此衆之所望也予與有規同郡故道其職任之重與其所已然者而期其將然者以為詩序

贈蕭進士南歸詩序

蕭鎡孟勤吾邑南溪故家其尊府山東鹽運副使鵬舉嘗受業於劉先生子高能傳其所學居家以行義聞其

在山東尤以清德為士大夫所推重當時求其似者不多見也孟勤受家學之懿克自樹立今年以書經取進士在高等天子將顯用之俾需次于家將行求贈言於予嗟乎孟勤予言何足以增益子哉好言以悦子非所以愛子也而亦豈子之所樂聞哉子歸矣鄉人蓋為子榮之而予則方為子懼也何也科第者士大夫所由以仕之路也雖若少有得焉然非居位以行道也亦猶夫人而已矣雖榮何加焉且君子固不以一第自足也聖

如周公得位行道如周公然猶曰謙卑自牧夔夔如畏然則一第何足以動心哉故曰鄉人榮之若子之所可懼者則自是始矣吾邑之為進士者前後累百十不皆出於故家亦不皆有若運副公者為之父也惟如是也故人之責之也輕今子故家之後而運副公之子也使其終處也人無責焉今既為進士將顯用矣則人將觀於子矣果言行有一不善焉斯咎之曰如是而為故家之後也如是而為運副公之子也豈不深可愧哉此予

所以為子懼也子欲無愧焉法乎子之親而已矣夫天下之道二義與利也喻乎義則無取乎利子之親不汨於利而能有其清德者以喻於義也今子幸猶未仕也其益謹於義哉必使言行皆合乎天理之宜始於家行於鄉充而至於義不可勝用則其仕也必不以利自溷而無愧於親若是始可以為榮而懼亦庶乎少釋矣子歸其勉之予與子非一日之好也故其言如此子亦以為然乎哉

送歐陽主事之南京考功詩序

歐陽氏於吾邑爲故家以儒業相上廣哲之大父盖隱君子其尊府嘗爲國子助教叔父今爲雲南按察副使皆有名當時廣哲靜重而不迂寛和而有守且博學能文章今以進士擢考功主事當之南京予與之有連故爲道其職之所宜以贈之夫世之所託以爲治者内外百司之執事而已以天下之才而任之其能盡當而無失也難矣於是有考績之法焉所以審其任之當否而

進退之進退必皆當而無失則天下之治功盛矣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權衡誠設不可罔以重輕使考功而或失度焉則賢否易位而事有不治人之蒙其害者多矣嗟夫賢不肖之進退治道之隆汙民心之休戚繫焉而考功任之則為考功者其甚重可知也夫既任天下之重則必盡其道韓子曰欲求士之賢愚在乎精鑒博采之而已精鑒者極其明博采者盡其公誠公且明則賢不肖不可掩而進退皆宜治功之不盛未之有也

夫既所用者公與明也則必去夫害公與明者害之者何私而已矣私既去則公公則明考功雖重任予見其無難為也廣哲之上猶有專其任者以是而佐之廣哲之職舉矣雖然是道也豈直為考功而已哉廣哲當有取焉工乎詩者歌以繫之

周志剛高明樓詩後序

永樂十一年予以扈從留北京志剛以客遊畿甸數往来城中時鄉郡之宦遊者無幾人見志剛從容欵洽相

好也志剛因以其髙明之樓請於諸公翰林學士胡先生為記之侍讀梁公暨予與志剛皆有連亦相與歌詠之然而未嘗登斯樓也其後予以外艱起復始訪志剛於漆溪謁其尊府天與君問所謂髙明樓者乃遂一登焉巋然出於衆屋之上軒窓横敞髙峻明潔軼氛埃而超溷濁可以延清風招白雲倚欄而望之遐瞰百里近視一舍游人行侶之笑歌耕夫樵子之来往風帆沙鳥烟雲竹樹隱見出没於水光山色之中真一鄉之偉觀

也夫凡陋者安淺近而甲汙闇劣者亦何有於髙明之見哉惟胸次悠然無塵俗之累者乃能與於斯然則若志剛者豈尋常可比乎而予與諸公昔之所賦述亦庶幾所謂稱情者矣予嘗竊計世之人髙樓傑閣自庇而安者多矣然而其人或不足稱也幸而可稱矣而賔客之所與宴休悅樂者不足以自見也故或爲賈區聚博徒雖締構之華而君子忽諸是以泯沒而世無取也惟有其居而與當世之賢者爲娛見於吟咏傳之後世子

孫而又相與守之而不渝若是者為不虛矣然則志剛其賢於人蓋遠哉志剛又求予言故為序其説

遠明樓詩序

遠明樓者泰和周仲霄與其弟仲隆仲潔之所居也周氏故大家滏溪為最上腴原田廣衍彌望皆平疇沃壤溪水浸灌其中四山盤廻環百里而遠明樓居其中巍然出埃壒而凌風雨仲霄兄弟承先世詩禮之澤以名閥自尚四方賓客往来周氏者輙延納於其家蓋有昔

人之風致在焉予昔者嘗過仲霄兄弟邀予登斯樓而望之近而耕夫樵父之舍如鱗次如蟻集皆見於衽席之下遠而白泉高霄玉華諸山騖而奔止而聳獻竒而競秀者皆可以一二數然後喟然嘆曰快哉斯所謂遠明者也常人之情膠於淺近而壅於見聞則志局而體疲氣滯而神昏雖欲展其遠猷不可遂矣惟縱目於遐曠之地娛神於顯敞之區則心為之益廣目為之益明超然出乎萬物之表夫豈區區常見所可同哉予官京

師二十年於宮闕之壯都邑之華人物之繁富車馬之闐咽錢穀甲兵之浩穰蓋悉見之矣然觀山水之秀亦未嘗不思往游而未能則予於遠明之樓而遂登覽焉其心目之豁然蓋可知矣而仲霄兄弟襟度明爽超越常情遠甚客至輒相與觴咏於斯樓蓋久而不厭士大夫之登高能賦者皆為咏歌之既成卷矣仲霄兄弟因以求予序予時以内艱服闋當之京師不知登斯樓又何時也因為序之他日若以老病賜歸田里再登斯樓

尚當為仲霄兄弟賦之也

送蕭誠徳歸泰和序

北京古冀州之域唐堯畿内之地也至舜始分為幽州風化之厚非他州可比漢魏以来皆以封建諸侯自唐天寳至於元沒於藩鎮憊於兵革也久矣天眷皇明盡付所覆而幽薊實為内地今皇帝潛邸在焉徳化大行一洗汙陋唐虞之盛復見於兹乃即其地建北京以為天下會同之都天發其祥地闡其珍山川草木倍增光

来而四方萬國薄海内外有志之士莫不延頸跂足思欲一遊以觀聖朝之大業而依道德之末光蓋千載之良遇也予内凡蕭誠德亦所謂有志之士而願游者數矣今年適以事来北京乃得償所願焉蓋於夫山河之雄深土地之沃衍宫闕之巨麗賢才之魁傑謳歌朝覲之歸趨禮樂文章之宣著及夫城郭之壯府庫之殷兵甲之嚴風俗之重厚物産之繁多皆得以接乎目悦乎心退而嘆曰盛矣哉聖治之極其所謂其仁如天堯舜

之主也嗟夫誠德之遊其可謂盡天下之大觀者也夫自江西而来其道里非遠矣然自天寶以後其間有志而願遊者盖多而多以艱虞摧抑之不遂也今予與誠德並生太平混一之時沐浴仁聖之膏澤皆得如其志以盡觀遊之美豈非幸歟大山長谷之民盖有身受賜而欲知其盛者歸而悉以告之相與樂於田里之間必有繼康衢之謡者其謹録之使萬世有傳焉

送胡知縣詩序

遂安知縣胡侯子澄以被誣来北京且一年既得直將歸遂安中書舍人許君鳴鶴其戚也合交遊之士賦詩以送之而其友翰林侍讀周君崇述相與譽歎胡侯之賢而命予序其詩盖胡侯始以國子生為典史於其縣能潔廉以持已和惠以及人而其人愛之於是舉拔為遂安其所以治已及人者一如典史時遂安之人又愛之夫令治百里之地其民以萬計而事當有所操縱緩急其能無怨惡亦可矣非有愛民之實則安能使民愛

哉故嘗論之令之於民有教養之道不以刑罰為也教養遂則民心悅刑罰勝而民心怨其理固應爾矣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令以子視民則民亦以待父母者施於令其事盖有不嚴而治者矣又何怨惡之有故為令而使其邑之人不愛必其所施者皆非善道也欲其事之治可得邪是故苛察以為能鞭撻以立威崇巳而下人矜名而忘實者君子不貴也今胡侯為政而見愛於其人其亦有可愛之實而無不善之施故邪然則胡

侯蓋賢矣雖然善始者必有其終昔之人有其始者多矣至於禍難之来非僻之干鮮不移其素失其守夫君子之所以為賢盡其在已者而已不以外物為欣戚也胡侯有其始矣其尚勉其終也哉今之著令為吏者三考而黜陟之縣令之賢往往陞為郎官牧守胡侯勉焉此朋友之望也

送鄭知縣之泰和序

吾邑素稱文獻之邦其君子則守禮而畏法閒居族坐

相與講先王之道以淑諸身而刑於其家且欲以施之天下少者亦讀經史學文章以舉進士為業故絃誦之聲相接也其齊民則盡力於農畝或轉貨於江湖貿鬻於市區營什一之利以養父母育妻孥而有自得之樂是以賢者皆明於理誼果於為善其餘既安於所業而無外慕亦易與為善而難與為惡縣令之賢則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凡其所令爭勸趨之惟恐後其政事之良設施之善必記憶傳誦至於久而彌新及其後也

往往有廟祀之者其耳目之適則重江複洲平田沃野逶迤之岡秀拔之山綿亘乎縣之四境登高而望之凡密林茂樹良苗嘉穀官署民居高大之觀遊人行旅之往来風帆沙鳥之出没耕夫樵父牧人漁子遞歌互答於烟雲杳靄空曠有無之間皆可以悅乎外樂乎中至於馬牛羊豕茶筍魚鼈果實蔬茹絺綌麻枲之類凡人所以奉口體者皆足而不待外求其風俗之美景物之勝孳産之饒如此故自昔號為易治賢令之来也莫不

樂之既久而益安及其去而各相憶於無窮而其間比有不然者何也蓋有罷懦姑息煦煦然自以為惠苛刻擊斷切切然自以為才者於是人有樂其縱而賊善良苦其暴而致隕絶是所謂惠者乃所以利姦所謂才者乃所以殘民也今皆已矣縣之善良思得蹈仁服義寛嚴有體之君子而臨之庶能有立也而今得鄭侯馬侯名璘字煥文永嘉人以才能為御史出入有名聲其後以憂去今服闋而令泰和泰和之人之幸也夫嘗為御

史鉏惡而佑善振冤滯恤困窮矣則於為令也何有其必寬而不縱嚴而不殘有以革前人之弊矣縣之善良有所恃而立矣不善者有所懲而改矣其政事設施後人必有以傳誦而記憶者矣侯之行縣人之官於朝者皆喜而使予致一言故序其風俗景物與民之有以自足而易治者如此以為贈以俟侯之政成其績之美尚當為記述之使傳焉

貽厥堂詩序

今天子在位朝廷清明四方無虞而風雨以時年穀豐登故一時之人皆有以自樂蓋其小人則給足於田里之間而君子皆安於為善所謂六服承德之世也泰和袁君克睿乃以其間作其所居堂宇而名之曰貽厥之堂蓋以承先人之遺以克有今日而益思所以裕於後也前鄉貢進士珠林陳士瞻先生記之矣士大夫又從而歌咏之君其所謂安於為善者也觀君之處於是朝夕謹謹焉非禮之言未嘗一出諸口而其所行亦未嘗

有戾於其言橫逆之来非僻之干蓋有抑志而無侈心其篤於自修者如此傳曰善積於其身而福及其子孫則君之所以善其身者乃其所以貽後者也袁氏居泰和世以善聞其傳於今蓋久矣非維持封植之厚不能也而君之所為又如此故君之孫和秀出於士林之中是又將顯其家者也夫干霄拂蜺之長林滔天沃日之洪波是豈一日之積哉其本深厚則其末之盛長也果矣袁氏之先既有立於前故君得以享夫太平之澤君

又克成於今而益衍盛大之休苟不替焉則袁氏之福蓋未艾而諸公之詩傳於後者豈有窮哉故為序之詩凡若干首

贈髙協律序

國朝於祀事為最重凡殷薦天地祖考皆有樂而作樂者必謹擇其人以學老子法者清靜淳一為可用於是慎選其徒處之神樂觀俾專事焉其敬共神明如此故自肇祀以來歲豐人和災沴不作海宇寧謐四裔嚮風

嘉祥異瑞莫不畢至雖由皇上聖德感通以致於此而執事之人相禮作樂秉德協心蓋亦有助也吾邑高扶搖以選在神樂觀所謂清静淳一之尤者也其於禮樂之事知之審行之熟矣歷二十餘年未嘗有毫髮過失聞於人者同列之士莫不敬愛焉朝廷知其才舉為太常寺賛禮郎而才益著既九年矣遂陞為協律郎知扶搖者以為宜於此職也夫祭祀大事也而禮樂之用為急自古已然矣楚茨之所謂永錫爾極蓋本於既齊既

稷既匡既勑也執競之所謂降福穰穰盖本於鐘鼓喤喤磬管將將也由是觀之禮樂之感召豈不大哉而扶揺得以其清靜淳一之行當太平隆盛之時而從容於禮樂之事以相聖天子感神祇致福祥衍國家無窮之慶其任實榮且重矣今位益進扶揺當益思慎重以修其職温恭朝夕執事有恪是所宜服膺而勿失焉扶揺既陞擢當之南京其素所厚善者因中書舍人鍾君子勤求予文以贈行而予亦素與扶揺相厚者故歷序其

榮重如此以送之扶揺必以予言為善而益勉之哉

郭處士挽詩序

郭君彦常既没之十年其子陜西按察僉事公緒集凡士大夫哀挽之詞為一卷求予文序之嗚呼彦常誠可哀也已予家泰和與郭氏居相近而有詩書仕宦之好故彦常與予相愛為最深然則予固知彦常其所可哀是宜見於予文也彦常姿貌偉然慷慨有氣節然善自檢飭造次不違於理遇人不擇貴賤皆有恩意而獨喜

從賢士大夫遊往來言笑懽如也間嘗及於為政彥常議論英發設施措置有過人者及論一時人物是非曲直皆有以當乎人心蓋其少遊京師入太學交天下之賢豪而親見公卿大夫之行事是以才達識明如此又持心公平於事無所茍故邑之大夫政有所未宜鄉里小民意有不能平者多咨決焉彥常皆為之盡無不愜者由是上下皆推敬以謂彥常非直百里才也彥常雖才賢然不屑於進取永樂二年朝廷下求賢之詔令春

坊諭德湯先生翰林修撰梁先生皆深知彥常將奏起之以病不可薦未幾而彥常死矣嗚呼以彥常之賢才而不少見於用以沒豈非其不幸哉宜乎士大夫哀惜之不能已於言也而況於予者乎雖然古人懷抱利器不見知於人卒無聞以沒者何限其有幸而顯矣而才不稱位至死而遂泯焉或因以著其不善而莫之掩者蓋亦有也求一言以哀惜之何可得哉彥常雖未達而世之知己者固多又有以著其賢才於遠然則彥常未

為不幸也嗚呼彦常其不朽矣故為序之其操行之詳則有志其塟者此不著著其善如此非徒以泄予哀亦因以慰夫朋友之思而已

送郭僉憲詩序

永樂二十年三月予友浙江按察僉事郭公緒以内艱服闋將之京師吾黨之士敦朋友之好重離别之感者相與餞於城南濟渡庵之僧舍即物賦詩以送之而謂予宜序憶前同遊鄉校時郭君文學議論頴然出儕輩

而與予最相好也如是者五年予先竊第入翰林不相見者蓋久其後郭君亦領鄉薦然遂以憂去久之乃就徵入太學始得以其暇日相往来飲酒言笑以為懽蓋别去已七年矣又二年郭君取進士歴試都察院有名然勤於其職不少暇心雖相親而跡則已踈矣既而去為陜西按察僉事又調而之浙江其間不能以期月處蓋未嘗不歔然也前年乃與郭君皆以母憂歸鄉里喪事之暇時得相見慰勞苦如平生然家事亦滋出不能

相聚如曩時則又未嘗不悵然以歎也夫自相好以來至於今二十五年始而少中而壯今將老矣然其間聚處而樂者能幾何今又遽去不知何時再見而樂也則予亦安能已於言哉古者大夫君子之有行也其同列之賢賦詩以送之所以美其德勉其功而欲其毋久於外尹吉甫之詩曰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又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又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至於篇終又以遄歸慰其心朋友之誼何其至矣千載而下因是想見

其人猶足以起敬起慕今之詩猶此意也其託物比義葢深矣郭君時取而覽觀焉則庶幾有以慰朋友之思也已

送尹御史按廣西詩序

予讀皇皇者華之詩而嘆古之君臣所以憂民者何其與今相似哉葢君人者有憂民之心而不能親接乎民於是而遣使使者宣上德而布之民導民情以達於上者也故其首章曰每懷靡及而於咨諏度詢屢致意焉

蓋有每懷靡及之心而勤於咨諏度詢乃能盡其職而稱上意於乎其重矣哉我國家有天下土宇之廣亘古所無既設十四布政司以治之猶慮澤不下究情不上通於是有廵按御史之出焉既親臨而遣之及其歸也又有民情之章焉由是上之德不壅而逮乎下下之情不壅而聞乎上上下交所以為泰也予友尹崇高為監察御史有能名今年被擇按廣西朝之士大夫知崇高之能盡其職而喜廣西之民之遭也皆為詩以贈之而

謂予宜序予謂崇高立朝親見天子仁民之施其奉宣
恩澤咨察民隱蓋其志也令之去雖微贈言可也而諸
公不能已於言如此蓋所以致其惓惓之意而欲崇高
永其令譽於無窮也雖然予有說焉廣西去北京萬餘
里其地多猺獠而為之吏者豈皆循且良哉其間蓋有
弱而受抑强而梗化者尹吉甫送仲山甫之詩曰柔亦
不茹剛亦不吐不侮孤寡不畏强禦崇高所宜務哉雖
然此其行事也其詩不曰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古訓

是式威儀是力乎此又崇高之所宜務也誠如是則將肅肅之命以明邦國之若否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者與仲山甫蓋等矣崇高勉之哉

送尚寶司卿張君歸省序

張君名信東萊人其以孝聞於時也久矣永樂之初君之母缺氏病且殆百方莫能愈君禱於天割肝和藥以進母食之良愈事聞太宗皇帝嘉其孝命旌表其門閭且以為尚寶司丞君在職恂恂然不少懈其心嗜學如

饑渴之於飲食時予為翰林修撰嘗以職事相往来君輒從之釋疑解惑予亦樂為之盡其後仁宗皇帝在東宫監國君留侍左右與予益相親而益謹於其職仁宗皇帝愛之及即位遂由少卿陞令職君之母亦錫封太宜人久之君請於今皇帝得歸省又賜鈔二千貫為道里費將行其同列之賢表君忠徹萬君貞俞君敬徵士大夫能詩者作詩送之而求予序予與張君交非一日其何可愛於言予聞臣子之道忠孝而已矣張君之事親

已可謂孝其所以事上亦庶幾能忠矣今之歸太宜人年八十餘尚康強無恙而君以爵秩之隆奉婉愉之樂鄉隣父老見君之能孝而躋於顯仕又有以為親榮如此其所以起敬起慕者當何如其至哉雖然忠孝非二道也事上之忠即事親之孝之所推也而君子行之葢終身焉慎於始而懈於終君子不為也張君益務其終也哉不以已之所能者自多而以古之人所能者自勉則是亦君子也已張君行矣其以時還朝而修職焉毋

久淹於外也

南逕胡氏族譜序

南逕胡氏族最盛如麒蓋族之傑然者也監察御史尹崇高薦其才擢任丘知縣將之官出其所著族譜求予序南逕在泰和西北三十里予嘗往母家輒過焉見其層樓豐屋參差隱映於重岡長谷之間未嘗不嘆其盛也及得譜觀之蓋居南逕始十世而子孫之存將百人後之来者猶未艾其蕃如此非積之有本故耶予家素

與嚴氏通婚姻而如麒與諸弟如龍如綍亦連姻嚴氏故如麒以序請於予則予雖欲已可得邪夫所謂故家大族者豈偶然之故哉必其祖宗之善充於已而及於人然後子孫有所憑藉故能悠久盛大而不墜辟江河之水浩浩湯湯踰萬里以至於海而莫之能禦此其本可知矣然世之論氏族者專以爵位之高下而不究德義之盛衰故自慊者往往詐冒以自高予竊怪之豫章徐孺子終於布衣而天下後世尊仰之如泰山北斗過

其鄉者尤起敬起慕則於子孫誰忍慢哉當時狐鼠之奸鬼蜮之雄非不昌然得志也然子孫有知亦且羞道之則夫所以亢宗而裕後其所重當如何可見矣是以君子篤於為善也南遷之先云析自永陽其前之顯者皆不論居南遷而顯者止於提領山長而為鄉善人今如麒寰光顯矣其尚篤於為善哉若以前人之善為可恃而忘其所以繼不可也昔欒武子為晉卿有功德於時晉人思之如甘棠之思召公其子黶怙侈蔑義追武

子之施沒而黨之惡彰於是盈受其禍以債其宗此不可不戒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徳胡氏之子孫皆勉之則此譜之傳雖百世未艾也

贈浙江副使江君序

建安江君至堅為監察御史既九年以績最陞授浙江按察副使諸公篤僚友之誼重鄉郡之好者求予文贈之予與至堅同年舉進士又同仕於朝相知為最久於其去也宜為文以贈之况又有求者耶故為至堅道其

所欲言者夫代天以養民者天子也然不能近民而施其所以養之者故託之郡守縣令而統於布政司又設按察司以臨之其為民之意備矣故世之論養民者必曰守令民有不得其養則必咎守令之不賢此本其職而言也若君子深原其故則有未盡然者蓋守令既遠於天子非忠實不欺之士鮮不廢法以病民為按察司者能明以燭之公以行之奬是而糾非佑善而摧惡不可以毫髮私撓則賢者益勸於養民不賢者有所憚而

不敢病民故為按察司守令之所由以賢民之所由以受禍者也其職豈不誠重也哉憶予就外傳時見有困於豪民黷吏者曰吾將訴於按察司彼必惴惴然懼返其所取而釋其不平或為要約以示不敢復然者彼誠有所畏而服也自省事以来所見受困者益衆有聞訴而懼者矣有聞訴而加甚者焉是豈盡其人之罪哉或臨之者亦有未盡善歟於乎按察司之賢天子所恃以養民民之所恃以為安也而或有未盡善者則民之病

惡乎瘳是以君子深原其所以養民之故而歸於按察司之賢非過論也浙江自昔稱大藩今為按察使者曰林君茂弘予知其賢而至堅往副之又賢凡與為僚者又累累皆賢明於是非善惡而皆不可以私撓有以厭服乎人心則浙之為守令者當無不賢而民當無有困者矣此非深幸歟故予贈至堅者如此其亦以為然乎哉其亦以為迂也哉

贈張御史任南京詩序

張僉時薦予泰和故家子也其祖父皆温然恭慎有長者之風其兄坦爲予王氏壻聰敏而好學既舉於鄉未得官而卒時薦繼之尤篤意於學問人謂張氏世積善子孫必有顯者當於是見矣今時薦舉進士得監察御史足以明爲善之報也時薦既受命當之南京邑之仕者皆俾予贈以言而時薦之意似亦欲有得者嗟夫予迂者也雖有意於古人而才不適宜其贈人以言多矣然率以爲迂而不見用故往往自悔其言時薦既爲御

史其勢位尤非迂者所能近而何取於予言哉雖然時薦所欲也予何可終嘿邪今之御史兼古臺諫之任凡事人有不得言與不能行者御史皆得以言之皆得以行之其任之重可知也然何以能稱哉仁義而已仁足以勝私義足以制事然後身安功立而不負於所任古之君子皆然也後之人有能此是亦古人而已矣然遠者難徵而近者易信姑以鄉邑所知者為時薦誦焉洪武之初予叔祖啓翁先生出為御史其言論侃侃而所

行必由乎道是以受知於上而寵祿加焉然貧不異於布衣時其後有陳仲述先生者為御史闕年廉介之操忠謹之行始終如一日及其卒也無餘貲此二先生者士大夫稱之至今夫豈愧於古人哉取法前輩而追蹤古人時薦所宜務也所貴於士者以其學聖人之道聖人之道不外乎仁義方其未用姑以是存諸心及用也乃以家自累而棄之至於名毀而身辱則亦何貴於士哉時薦勉之予之所贈者如此若亦以為迂則予之悔滋

甚矣時竊勉之凡為詩以贈者皆系於下方云

抑菴文後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柳菴文後集卷七

詳校官編修臣裴　謙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録監生臣宋允辰

抑菴文後集卷七

明 王直 撰

序

贈沈君之大同序

大同於今為重鎮盖其西北數百里為黄河河之外皆廢地餘孽遺種之所往來是以朝廷常置重兵於此命武安侯鄭公為征西將軍以總之既而又擇文臣之有才行者往助焉得山東參政沈君仲載公既端厚持重

沈君又通練詳雅凡所以安内攘外皆曲盡其宜於是邊境宴然烽火幾熄論者皆以為得人交口稱譽之既而沈君以九年考績來京師上嘉其勞陞秩從二品仍往參征西幕府事君子皆以為宜將行其素所厚者禮部郎中孫原貞等求予文贈之予謂國朝之制仕者滿九年則更任所以旌勞而勸功也然有久而弗更者豈特難其人哉蓋欲久其任而竟其施亦必才行之良有以獲乎上宜乎下者蓋亦鮮矣然則沈君之去其為上

下之所屬望可知也其賢於人盖遠哉大同在周屬幷
州宣王之世玁狁内侵詩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皆幷
地也至漢為雲中郡時單于庭直雲中數為寇患武帝
數遣將出雲中斬首捕虜漢旣勞費而敵亦靡㡚議者
謂漢得下策盖驅之盡境而止愈於罷内以事外然而
驅之於已然孰若防之於未然所以非策之上也國家
聖聖相承綏之以德而震之以威於是稽顙服從奔走
奉貢神謀睿筭超越前古而猶謹邊備肅軍政此虞廷

君臣所謂儆戒無虞之意也沈君之去尚益思所以稱
上意哉詩曰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則功名之盛爵祿之
崇將愈進而未已也遂書以為贈行序

贈廣西叅議汪君序

汪君景明為監察御史滿九年以績最陞廣西叅議君
與予及兵部員外郎李君約主事龔君麃同年取進士
及是行也其鄉友之同為御史者程君富偕李龔二君
來謂予曰同年之士今同朝者無幾人汪君之去子宜

無愛於言也嗟夫予何敢有愛於汪君哉顧無以益於君凡昔同年進士之任職者皆表然有才行致時譽獨予濫官翰林無寸長以自見蓋少已不如人况老邪幸諸君有立而予之愚因得以庇賴焉今汪君之去所以大庇賴予者蓋日夜望之予何以益君哉雖然愚者志確而慮專庶或有一得也請試誦之而汪君擇焉世之言治民者必曰守令然令為最親故民之休戚繫乎令其能愛民者固多而為民病者亦不少也蓋大要有二

者有强幹之才而無慈良之心者肆其貪酷而或至戕民有偷惰之志而無作為之才者循私苟得而不恤民凡為之羽翼皆奸民猾胥不才無賴之徒也臨乎上者或有知而欲究之彼則曲為掩覆而妄加保任焉由是民無所訴鬱積之久盖有大發其不平者布政司之所統府若州縣則府若州所統也今之近民如此則為布政司者欲宣上德以惠民而使之自遂其可得耶廣西地闊遠多猺獞號為難治所欲得者惟賢令汪君之去

精鑒而博采之果皆賢矣汪君可無事也若有如予前所云者汪君之政宜無急於此明以察之剛以決之民之病庶其有瘳乎汪君之所立與庇賴予者將不益大矣乎今廣西藩憲大臣多賢者宜有以處此矣汪君又端重謹慎通於政體而熟於民事於為此不難有不待予言者而予乃言之覬或有益焉是亦愚者之過慮也汪君其亦亮予意哉

贈工部主事蕭和鼎復職序

萬安於吾泰和為隣邑其始置縣也葢析吾邑之地以屬焉故其風俗大抵多相似小人則力稼穡以厚其業君子則勤學問以植其身二邑之人多通婚姻託交好其出而仕於外也尤相與愛厚有輔翼之誼葢土壤相比而風氣相通宜其無間如此也學堂蕭氏於萬安為大家其地接吾邑之南鄉故蕭氏之賢與吾邑之士相愛為尤厚永樂初予獲交孟常其意氣相合也予竊官翰林而孟常為御史營職之暇輒傾倒相懽其性好直

而息義蓋孟常能益予而予未有以益孟常也今爲浙
江叅議罷去蓋既老且病矣每論良友未嘗不惜之和
鼎則孟常之從姪也爲南京工部主事予知之久矣然
未得一邂逅接殷勤今年考績來北京辱過予覿其容
則温温而有禮聽其言則恂恂而有章察其中之所存
蓋質直敦厚而不溺於流俗及詢其爲政又見其慎重
勞瘁因事就功而無忝於厥官和鼎其又賢於人哉君
子之仕當以質直爲本而勤慎以成之蓋務實而不華

順理而不撓不慢戲佚遊以廢事不輕舉妄動以速愆君子之道固如是也由是論之凡飾乎外而蕩乎内樂侈肆而廢繩檢者則其去君子也遠矣欲享榮名而保終吉亦難矣和鼎之仕其善如此尚益勉乎其後哉和鼎當復赴南京其内弟刑部主事劉廣衡求予文為贈廣衡固予所重者而又念鄉邑之好故為序如此以贈之相輔以誼之意也

諸源錢氏族譜序

吉水諸源錢氏吳越國王之裔也葢忠懿之子惟濟仕宋為吉州防禦使其子昕遂家廬陵之裦源傳世至和又自其地徙諸源至今十三世歷四百年族屬之繁殆數千指衣冠文物之盛他族鮮能及之然再經亂離譜牒亡失今翰林侍讀學士習禮懼無以別尊卑明疏戚乃考訂而重修之既成書矣持以屬予序予謂古者世族大家必有宗法以正其本聯其支尊卑以序疏戚以明至於久不亂也自宗法廢而族無所統於是有服盡

親盡而相視如途人者君子病之此譜牒之所以作也譜牒之作凡同本皆録焉明其所自出而謹其所由分尊卑疏戚爕然甚明厚之以仁正之以義族愈遠愈繁而親慕之意無間是宗法雖廢而倫誼不悖者賴譜以維持之其所繫豈不重乎宜習禮君之惓惓然也吳越自武肅興殺劉漢宏誅董昌破走黄巢保有其地受封爵於唐四傳至忠懿乃歸於宋凡五六十年吳越之人安於逸樂而不識干戈惟錢氏是賴其有徳於民有功

於宋豈小哉宜子孫之久而盛也自諸源觀之其以學行名爵顯聞者多矣而後来之俊秀猶不可以一二數則居他邑者可知矣豈非慶澤之長之驗歟予聞之君子之立也貴乎有承於後辟之泉焉其源雖深又疏而達之則其流也益遠錢氏之立於前者偉矣而亦有承其後者矣苟繼繼而不窮則將源源而不已也繼之之道當何如仁義而已矣仁義修於身而施之於宗族又推而及於人則所以承藉而維持之者益厚以固子孫

之盛自十三世而至百世可冀也予與錢君為同僚誼不可辭故為序之以告諸源之為子孫者

贈徐太守致仕南歸序

清江徐公仲敬之守太平二十三年矣其治績有過人者蓋公之心篤於愛人故言出而人信之行發而人從之無少長貴賤愚良莫不悅公之德而服公之化凡再歷九年當得陞郡人輒奏留之蓋如子之於父母不能以一日離者於乎何其得民之深如此哉今年又以考

績来京師年既七十二矣而母夫人在堂已一百一歲乃懇請於吏部乞致仕以養母尚寳卿葛君貞太平人也數言於公曰公之欲去於私計便矣其如民何願少留以慰民志公曰吾年至於今宜去且母老矣豈復有百歲之久哉今之去庶得少致養以畢吾志吾何暇他慮朝廷篤意養民賢才衆多當必有能父母之者吾豈可以不去哉吾志決矣吏部亦重違其意言於上許焉夫君子之學蓋欲為忠與孝也入則事親出則事君而

皆盡其道則君子之德備矣然能兼盡者葢少也四牡之詩作於周之盛世其人違親以事君可謂能盡其道矣上之勞下亦可謂能知其情然而將母來諗者未有以見其實然也然則周之盛時人固有不能兼盡者況後世哉公之仕也有惠於生民有功於朝廷及其老也猶得以歸養其親公之能兼盡其道固可以觀公之德而聖天子逮下之仁過於文武成康於此亦可見矣豈非非常之遇哉予聞古之君子致仕而歸則以其道教

鄉人子弟公之歸鄉人子弟必將薫其德而皆興於忠孝予雖為太平之人惜之而重為清江賀也葛君輩求予言以贈行予素厚於公故不辭而為之序

送廖僉憲序

國家建官以為民既設布政司府州縣其制備矣而又設按察司此非獨糾民糾夫治民之不如令者也葢天子以安養斯民為心而不得親接乎民故以付羣有司使皆足於衣食而安於田里然任職既多又其才性或

不同其能奉順德意以惠民者固有矣肆於民上而為民病者亦不少也非糾正之則無以示勸懲中才之士將波頹風靡而民有不勝其病者矣按察司之職蓋以糾正是者也然則民之所以遂其安養之宜而無失所者夫固繫於按察司其職之重可知矣然當繩糾之任非言之所能也行焉而已矣傳曰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是故己無所貪乃可以責其廉己無所私乃可以責其公己能不苛不殘也然後可以仁恕望人凡求諸人皆

如是不然欲其從而無訟葢難矣然則按察司之所以糾正庶官使民得其所者夫固繫於其身謹其身以率之人安有不從民安有不遂者哉斯言也人皆知之而所行或不能然者立志不堅信道不篤而以家為累故也誠以家為累則貪黷邪僻之意萌苛刻殘暴之行作父兄子弟之頑嚚無恥者又怙勢以逞於是不能善其身亦安能庇其家夫以上下倚望之身而暴棄之豈非繆哉昔者予友廖先生潛仲每與予言而深歎焉先生

博學而才高行端而志確足以當大用而止於教官君子惜之其子謨受先生之教卓然以才行稱於是刑部尚書魏公奇之自主事舉爲福建按察僉事謨之道行即先生之道行也其當大用成大功名予尚於謨望之將行其姻家兵部郎中曽士弘屬予作文爲贈予故書其尊府嘗爲予言者贈之以致期勉之意云

鄭侍郎壽詩序

昔者詩人之作詩也於其所尊所親者則必以壽祝之

蓋壽者福之首有壽然後能享諸福故於燕樂之際而必祝以壽者所以申其敬愛之情也行葦宴父兄耆老之詩而曰酌以大斗以祈黄耇此施之所親者也父兄歌以答之則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此施於其所尊者既醉之詩是也若南山有臺則燕享通用之樂歌於其賓客之賢者則美其德而祝其壽既曰萬壽無期萬壽無疆矣而又曰德音不已德音是茂至於保艾爾後乃已焉蓋德者壽之本雖曰美之而顧望之意實寓其間

詩人之忠愛篤厚何其至哉後之君子於其所厚而有慶賀頌禱之詩盖本古人之遺意則烏可已邪南城鄭公守忠其邑之君子也惇厚而温恭務德而勤禮仲子文實為吏部侍郎以賢見知於上有名於當世公之德致然也由是蒙恩封吏部右侍郎公生於甲辰至今乙卯十二月十日年已七十矣其諸子孫將以是日大具酒殽盛賔客以慶之而親友之在京者刑部主事何自學輩惜不得與稱壽之列乃作詩遣人持歸致禱焉而

請予為序嗟夫公之壽高矣蓋其德之應也而又有賢子孫足以承其志福之萃於公者可謂備且厚矣然公之德至老而不渝為子孫者亦表表愈偉皆足以世其家則公之福豈不益備且厚哉予觀行葦諸詩皆作於周之盛世德澤厚而禮義修故人事如此今聖人在上時和歲豐有生之類皆安於無事而公壽考康寧遂其燕享之娛以受夫祝頌之美而享福於無窮使傳之於後有以知今之太平懽樂一切不異於周之盛世則是

詩也將為邦家之光非止一家之榮也故為之序而不辭

贈楊太守序

登州太守楊侯頤在任三年以考績來京師既書最而歸工部郎中韓翼等求予文以贈行盖楊侯嘗為刑部郎中改工部與翼等為同僚深相好相好之篤而相期之遠非言不足以發之宜其來請於予也昔者申伯出封於謝而尹吉甫作詩送之崧高之篇是也周家頒爵

之制地不過百里今之大郡蓋十倍其地則今之太守視古諸侯有加矣其所以修德而惠民者可自後於古諸侯哉然則贈之以言以致其殷勤願望之意其可少邪太守有地千餘里則千餘里之民皆有望於太守也太守不能以獨治而又屬之令則民之休戚又繫乎令然令之所以賢而能有惠於民者將不自太守表勵之邪是故寬以容衆仁以逮下剛以去欲明以察姦公以處事敏以立功守之修於己而表於人者也身有之而

令化之則民安有不被其澤者不然則無以率乎令令無所承式而肆以病民是民之病雖由令而實自太守也太守所繫之重如此楊侯為郡三年而能有成績其有以表勵乎令而民之受其澤可知矣予嘗觀之嵩高卒章曰申伯之德柔惠且直而知申伯之所以為治蓋柔惠者柔德之善直者剛德之善也過剛則失之暴過柔則失之弱剛柔相濟而其德全矣於為治也何有若予前所云守之修於已而表於人者亦庶幾乎是矣故

予願終為楊侯誦之楊侯歴任既久達於為政宜有取於予言九載而陞予將於他日見也

贈柯知州歸吉水詩序

池陽柯君暹字啓暉初領應天府鄉薦以善書入翰林院壬辰會試中校官選仍執筆在翰林明年予扈從留北京啓暉則在南京今少傅楊先生實長翰林院啓暉得受教焉其後予以外艱歸見啓暉於先生所然未暇從容欵洽也未幾則聞啓暉拜給事中以言事得陞知

州理永新久之改吉水永新吉水與予泰和皆吉安屬邑相距不二百里而不得往來及予起復去之遂益遠然其善政則亦聞而知之矣今年秩滿來北京蓋久而予未之見也迨考最而歸邑之仕者翰林修撰尹鳳岐等皆作詩贈行而請予序予謂啓暉懷奇負氣非直百里才也而施於百里蓋恢恢乎有餘矣予性素迂言不適於用豪傑者之所棄也尚何說以贈哉又念與啓暉皆業儒雖才氣不同其心之好德宜無不同乃試道所

見馬夫爲縣者一縣之民命所託也然其人大率有二有才高意廣傲睨一世視諸事若不足爲然卒無及民之實而或剛暴以戕民有小心下氣畏退自守於諸事若不敢爲然亦無庇民之方而或柔縱以病民之二者皆過也爲民父母當如是邪以篤實之心行平易之政與其所好去其所惡而已惟以仁存心而無所繫者然後能之仁固父母之道也然則民有所好而不能與惡而不能去皆不仁之人也民之所遇如此惡可爲幸哉

啓暉之政其皆本於仁予未能盡知也惟觀其邑之仕者所以崇重啓暉如此則可以信其然矣因為序其詩而道予之所見者啓暉之然與否予不能必也亦達予意而已

送吴縣丞序

英山縣丞吴爟子宣臨川吴文正公之曾孫也公之學上承朱子以泝二程先生其所著述皆足以發明聖人之道而又有發先儒之所未發者天下學者皆師尊之

而況為子孫者乎子宣端厚廉慎兢兢然守其家學之懿是以居官臨民所至有譽士大夫知子宣者莫不敬且愛焉憶永樂初朝廷有纂修之事子宣以長山縣丞被徵來館閣與予同事筆硯者葢久書成受賞賚而去自是不復相聞予意子宣且浸顯矣今年自英山以述職來北京乃辱過予家葢别去幾三十年而猶在丞佐之列視昔同時之士其超取顯美者無幾人而湮沒無聞者不少子宣官雖未進其鬚髮蒼然老矣聽其言觀

其行而察其心盖囂然有自得之樂而無怨惡不平之氣予宣其安於義命之君子哉夫君子之仕不計位之崇卑而惟貴於盡其職孔子嘗為乘田委吏矣亦曰會計當牛羊遂也豈以卑而怠哉夫尊而忝其職不若卑而無愧之愈也予宣位不稱其才人皆惜之而予則深喜其無愧夫固文正之賢孫也予宣年未七十而視聽少不及於前慨然欲致事而歸予不能止也乃懇辭於吏部得放歸於田里其進退去就尤有足尚者夫當太

平豐豫之時外之為有司者無徭役趨召之勞無科徵窘廹之擾於是皆有久居之意聰明既衰而疾病加切甚於子宣倍蓰者有之然猶不欲去彼非有志於為民自為而已矣其視子宣豈不有愧哉子宣歸矣讀先公之書而以其道教鄉人子弟使皆為才且良如古之所謂父師少師者其樂蓋亦猶有甚焉知子宣者皆作詩送之而予書其說以為序

贈太常少卿金君序

宣德十年七月詔以翰林修撰金問為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讀學士京師士大夫聞者莫不稱羨以為宜金君字公素姑蘇人永樂中以善書被召至京師時仁宗皇帝在東宮雅好書令有司擇其尤者入侍得公素公素雖以書名而尤博學能文章上知而愛之以為司經局正字與文藝之事太宗皇帝廵幸北京仁宗皇帝監國一切機務當以聞者皆公素執筆其間寵愛尤篤及即位超授翰林修撰益親任之宣德九年秩滿當陞吏部

喜其稱且難為繼也俾食五品禄而復任焉論者皆不以為宜謂公素之賢不可以久屈也至是遂佐九卿而又當論思密勿之地公道久而後明則大夫君子安得不稱且美哉夫人之修治在乎已而仕之進退遲速在乎天在已者可以勉而能在天者不可以力致盡乎已之所宜而徐聽命於天此公素之所以賢於人也公素既受命其姻家沈成章予同年友也求予言為賀予聞古所謂賀者禮物相慶之謂也不聞以言也然言所以

將物也有物而又加以言賢者相厚之道葢如是矣昔者詩人於夫君子之顯也相與燕樂而慶之其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美其令德足以為國家之榮也既而欲其久享乎此故又以遐不眉壽為言然壽者德之至也故又曰德音是茂期其德之愈盛也然豈獨身享之故又曰保艾爾後葢期其德愈盛而慶及子孫也此詩人忠厚之情也亦今成章慶幸之意與子同僚愛顧之義也故書以為贈

送陳素行訓導之藤縣詩序

吾泰和論文獻之家柳溪陳氏其一也陳氏族最蕃自柳溪而析居者非一處然皆未嘗廢儒業為學者師歷仕中外者比比予家與陳氏親好者累世故得接其族之賢者於是又知素行之為才素行通今學古修孝弟之行鄉人子弟爭師之其意蓋未嘗欲遽進也而廣西藤縣缺訓導廉得素行以幣走其門強請之素行赴吏部就試翰林中其選乃授訓導而還之藤縣以教其學

之人素行將去其常與厚者皆賦詩送之而謂予宜序予謂素行之於教蓋知之熟矣教於鄉教於縣學者豈有異哉夫其受學者皆一時之賢才所誦者聖賢之書所求者聖賢之道也聖賢之道仁義而已世之為教官其知此者皆是矣而能教諸生以此者未必皆是也優游於上則縱恣於下故俊敏者或失之輕而謹厚者或失之愚其勉焉自修而有成者蓋鮮矣是豈獨學者之不善亦教者之過也夫事之不立必有激揚而懲戒之

者於是考試之命下矣彼公其繩尺而校之則賢者有所勸而勉不賢者固將黜罰矣使其甘於黜罰邪則吾不知也不然則豈獨學者之羞亦教者之恥也夫以學校之教而至於此豈其所宜也哉素行始去為教官固無間言者而藤令蕭君又賢必能如予前之所云者以施焉則藤之賢才將勉於成有以為邦家之光閭里之榮矣而予輒相與言之如此亦非過論也誠欲吾儒之道勝也同志之君子其亦亮予言也哉

送林僉事之廣西序

永樂十三年春三月天子親策試天下士予幸得與諸大臣者讀卷於殿廷上嘉陳循之策擢為第一而莆田林坦遵道亦次第在優等登是榜者凡三百人蓋表然極一時之選然以不得徧識其人詢其行而徒相知於文字之間為可惜也今年夏遵道以外艱服闋來京師授廣西按察僉事刑部員外郎劉伯塤予戚也來求文贈焉蓋遵道始為進士觀政於刑部以故善伯塤後為

陝西按察僉事以憂歸伯損亦以公事至莆田復相與從容者蓋久則因其去而求贈言於予亦其情之不能已也然予於導道未嘗接殷勤道情素其將何辭以為贈哉而伯損之意不可拒也姑以進士之榮與其所當勉者為導道誦焉夫今之取才其目非一也然惟進士為重天下蓋莫不榮之及命以官往往得佐九卿任藩臬專郡邑其職蓋重矣夫既受榮名當重任則凡羨慕之不及者皆相責望而不貸者也是故其言必中乎道

行必合乎理矣然後得免譏誚於一時若乃錙銖有缺毫髪失當則羣起而非議之洗垢而索瘢揚瀾而增波甚矣其可懼哉故君子慎之必求無負於上無愧於下斯可矣遵道以進士爲僉事既榮且重也其亦知夫如此者乎而伯塤言其和厚周慎蓋可謂能修已而奉職者今之去廣西其尚慎之哉昔者詩人之送仲山甫既曰柔嘉維則小心翼翼矣又曰古訓是式威儀是力焉又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焉予願以是爲遵道勉也則

庶幾無負無愧焉耳矣故書之以為贈行序

送鍾先生赴南京國子監詩序

鍾先生啓晦吾鄉先輩也居邑之南溪上早以文字知名時邑中諸老先生若尚書劉公子高與其弟豐城教諭子彥予先祖竹亭先生與予叔祖御史公及杭州通判楊公子淵國子學録蕭公子所之五六先生者或隱而未仕或既仕而歸皆以文學行誼師表後進啓晦先生皆得從之遊由是其學大進遂為時輩所推重諸先

生相繼謝世後生小子若予者倀倀無所取法啓晦先生則或為道其遺言緒論與其所以惓惓奬進學者之意予得承教焉先生既為贛縣及南雄府學訓導秩滿選授趙王伴讀以其文學奉教令朝夕出入有榮焉先生質而不肆和而有禮士大夫皆愛重之今年秋由伴讀改授國子學録當之南京知先生者皆為先生樂之夫儒者之所學聖賢之道也學聖賢之道豈專於已而已將以施於人也豈必身行之而已固將以授於人而

行之也今之大學所以萃天下之英才而教之先生以聖賢之道分教天下之英才率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勉之以禮義廣聰之習擴其所未充增其所未高他日仕於天下其道之行固先生之道行也與其專於已而欲身行之者其為功効巨細可知矣此知先生者所以樂之而亦先生之所自樂也或者謂先生去光榮而就澹泊為有所不可於意則非知先生者矣先生將行其凡知已者皆賦詩送之而使予為序予故序先生昔之所

受學為可慕今之所施教焉為可樂如此以冠其端云

贈鄭大使序

朝廷設内外百司之職以待天下之才其法至備矣然豈苟榮其身哉葢欲任以事也而所謂才者既樂於享其榮則必思所以盡其職故位有崇卑事有繁簡大用之則大效小用之則小成然後可以樂其樂而無愧是以君子不以無位為患而以不稱其位為患也孔子嘗為乘田委吏矣然尤必盡其職曰會計當牛羊遂也豈

敢隳其事哉故夫居其位必盡其職者臣道之當然也今之驛傳遞運之職皆牛羊倉廩之類其位雖卑養雖薄而其職則易稱何也葢備其車乘潔其廩食使行者有所資居者有所仰此其職也於此而盡心焉則職斯稱矣雖或少勞也然以其暇日可以極山水之觀窮花卉之玩而自放於尊俎文字之娛非若尊官重祿有夙夜之勤有政務之繁而又有得失之慮者故凡居是任者其志無不樂而職無不治也然位卑則不敢以抗貴

養薄則不足以及人故其執易撓而責易致盜乘傳往來者皆有位之尊有力之强者也其能約以處已恕以待人者少矣苟供億之未至應對之失宜洗垢而索瘢則固有可言者矣故非有通變之才應機之智者則亦難為也已其有為之至於久而無失豈非能哉吾邑鄭廷彬洪武中以才舉歴官有年矣今為河南祥符遞運所大使蓋居其位盡其職有其樂無其難其才智有足稱者今再考績來京師有司以為稱使復任焉吾友龍公

常康孟嘉者皆其戚也相與餞送於文明門外而謂予宜以言贈之予固喜其職之修而能樂也故為序以贈之如此

送袁判官赴劍州序

興宗袁氏為萬安故家始以行能稱於鄉洪武中舉秀民授浙之眉山廵檢既又調廣東之淩禄廵檢廵檢以禁盜為職興宗能勤其官不肯興事以病民又廉潔不苟取故所至民愛之而盜亦衰息以此見譽於士大夫

其罷凌祿而歸京師凌祿之人有常從興宗者慕興宗
廉平不忍棄送至嶺下欲有所獻遺然不敢白興宗告
其家人曰異時有官於吾凌祿者常以盜賊事牽連病
民以取貨民苦之令公在官三年民無擾又未嘗有取
於民令之去恐於貲不足我有珠爲獻葢誠愛公非有
所干也幸以白之興宗名語之曰吾爲吏愛人守已固
其職誠嘉爾意不願受也固謝遣之興宗至京授太平
門税課局大使能不變易所守而益勤令監察御史蕭

孟常與興宗同鄉里嘗為予言如此相與嘉歎之今年春朝廷下詔求賢凡位不稱才者皆得薦舉於是湖廣按察僉事朱與言以興宗應詔徵至北京吏部試在優等超授劍州判官孟常與其同列御史鍾旭皆喜興宗之見甄拔也求士大夫作詩送之而求予為序予謂古之人居其位必思盡其職故上而公卿大夫所謂輔主而庇民下而牛羊倉廩之執事亦必曰會計當牛羊遂而已非以為已利也後之人則不然居高位而為民所

望乃思所以盡其職其或在下僚則放然自棄無復顧藉其能確然自守者蓋甚少如是民安有不病故有若興宗者宜為人之所重也興宗今佐一州其政之所施視昔為加大焉所以自持其身者亦惟昔而已廉則公公則明以此居官治民民惡得而病乎朝廷明黜陟之典以課吏之賢否興宗勉之尚有以處興宗者故於其行為序其昔之所處者如此以贈之且以告其州之人使知興宗必能安已也興宗其有以副吾望哉

送金武伯序

新淦金武伯文淵閣大學士兼翰林學士金公幼孜之仲子也去年省覲來京師而公以扈蹕駐陰山未歸武伯與予輩相往来視之盖抱英偉之才負邁往之氣其言談舉止皆有非衆人之所可及者予愛之及公既歸武伯朝夕侍左右聽訓戒所以奉顔色娱悦心志調適起居者皆能盡其道公是之而士大夫亦莫不慶公之有令子也夫子弟之賢者豈盡其生質之美哉世澤之

厚家教之立有以致然也予幼時則聞之父師知有雪崖先生者以清德正學教授金川玉笥之間其訓諸生必以堯舜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謂仁義忠信孝慈友弟未嘗一日去於口而違於心學者翕然師尊之葢公之尊府也予恨不得拜焉及竊禄於朝從公遊者二十年其奥博之學温恭之德雄深典雅之文章所以成於己及於人載於制書而施之中外凛然配古作者其澤之所鍾教之所立豈偶然哉宜乎武伯之為賢子孫也

嗟夫士大夫之家孰不欲子孫之盡賢哉然而有不能然者非以所積所教有未至故邪故視其前人之善則其子孫之賢可知矣且予聞之武伯之兄昭伯既以明經舉於鄉駸駸又貴顯矣武伯其尚繼之哉此固士大夫之所望也武伯以公命歸其鄉中書舍人許鳴鶴等作詩以送之而屬序於予予故書其所以嘆美期待於武伯者以冠其端云

送麻教諭考滿赴京序

縉雲麻永平先生爲萬安縣學教諭既滿將詣京師而吾邑教諭朱先生仲言與之有連也因予親丈陳公仲亨道其善且求予文以送之蓋麻先生始爲太學生以經行修明選授教官歷鉛山缺永豐萬安四縣所至人敬禮之而予未識也予前在翰林時永豐之賢登進士官京師者多辱顧予每論教事則稱麻先生因是而知其爲有學行者也況重以今之言邪夫既有學行而教又有成績則其美著矣何待於予言而予言又豈足

以張麻先生哉雖然予與麻先生皆業是也其道同則其言將無不同故予願有進焉夫世之用人與人之見於用者有二政與教而已矣政所以行道教所以明道也政之所施即其教之所成施於彼者有宜有不宜即教於此者有善有不善也教之盡善則其所施者皆宜凡天下之人得蒙至治之澤者皆教道有以成人之賢故也故教官雖卑祿雖薄而公卿大夫及士庶人莫敢不加禮以道在是也教官之職誠重矣今國朝之制凡

縣學教諭滿九年有進士三人以上則陞之府學為教授教授滿九年有進士九人以上則陞之太學為博士助教所以獎教官成賢才以善天下可謂至矣然位益進則教之所及益廣而人之責望益衆君子於此可不加慎乎夫卓犖竒偉之士所在皆有也然所以成其德而達其才者固在於此其人之賢否行事之是非教官之美刺繫焉教之可不慎哉教之之道以身率之而已麻先生為教諭九年其成賢才固多矣今之去其陞擢

可必也使其所遇之人皆已孝弟忠信明達豈弟麻先生可以優游而樂矣苟有未然則其可自暇哉故予願其加慎也予為此言者誠欲其道之大顯於時以不負朝廷教學之意且以示重麻先生而非以為厲也使徒以言相夸詡而已則非君子愛人之道矣而亦豈所以命予之意哉姑以是贈麻先生他日相見尚當質其何如也

高坪郭氏族譜序

高坪郭氏族譜者譜郭氏之居高坪者也郭氏系出唐汾陽王子儀始自萬安符竹徙焉居高坪者十世歷三百年而猶以閥望臨一鄉蓋衣冠文物不絕也予前識泰禹而知其孝行與其母之廉節既又知承烈承宣承勛承祚諸兄弟及其姪紹文紹賢紹沂紹偉皆表表可敬愛何郭氏子孫之多賢也豈非詩書仁義之澤遠哉譜之作始自泰禹至今而增修之厚矣其用心也夫譜所以明尊卑辨疏戚蓋故家大族非特以貴富顯聞而

已正倫其本也尊卑之不明疏戚之不辨使尊者反卑卑者抗尊疏可以踰戚戚者反視如路人則奚貴於故家大族哉此譜之所以不可不作也雖然故家大族而亂其倫者有矣自元以来兄子其弟祖子其孫徇一世之私情而亂萬世之大分以國俗而變華風其後世子孫知其非而反之者有矣因仍其舊以誇大爭高者亦有矣衛出公蔑其父而禰其祖此孔子所以急於正名也然則若此者奚可哉高坪之始祖爲子高子高之子

長興宗興宗興三子叔禹叔琦叔玉叔鼎子衡甫衡甫三子文可仁可功可而叔琦叔玉皆無後衡甫不忍二父之絶世也以仁可為叔琦孫功可為叔玉孫夫謂之孫以主其祀斯可矣直謂之子以繼其世進而儕之於父不可也今郭氏之譜所以傳載者甚明其不以一時之私情而亂萬世之大分也可知矣夫倫理正恩誼篤隆然愛敬之施熈然禮義之洽所謂故家大族而克篤其慶豈不在斯乎郭氏之子孫尚加厚焉則其福澤將

無已也因其求予言故為之序如此云

送簡知府之任序

天下之郡以百數大者治三二十邑其次則十餘小者亦不減五六則土地之廣人民之衆可知矣以土地之廣人民之衆而所以安樂之者惟懸於太守則太守職任之重又可知矣故夫上之人必擇寬厚廉敏者而任之然後能以安乎下受其任者亦必以寬厚廉敏而爲之然後能以副乎上上下交盡其道而民治矣不然則

上雖有興治之政下雖有望治之情蓋亦難矣可不慎歟我國家以仁厚之澤休養元元擇守令以付之而天下之治久矣今天子仁聖益精於治而於守令尤加慎焉故克當是任者士大夫以為榮都察院經歷簡彥真之出為衢州衢州姑蔑之墟也其所治五縣環其地千餘里其民固多其治固久矣而彥真又當時所謂寛厚廉敏者令知衢州吾知上不失任民不失望上下之道盡而其治盛矣蓋所謂有其榮而無其難者也雖然吾

於彥真竊有說焉夫民之所欲無窮而吏之所行不能皆如其願故善柔者之所喜剛黠者之所不便也彥真毋徇也毋矯也惟其公而已矣此吾望於彥真者也苟剛而吐之柔而茹之或徇也或矯也非吾所望於彥真也彥真既行監察御史歐陽和合諸大夫賦詩以送之而予為之序如此云

送劉僉憲歸四川序

刑科給事中王君鐸為予言四川按察僉事劉君之賢

曰劉君名敬字孟直初以明經取進士擢拜監察御史有能譽大臣薦之遂有僉憲之拜其為人平恕不苛不刻以此臨民民德之松潘生番嘗弗靖君往撫諭俾安分毋作過生番服其德皆順從邊鄙無事其見信於蠻夷又如此誠可謂賢也今考績課最而歸鐸輩蜀人知其行不誣願求一言以為贈予嘗謂天生斯民不能以自治是以付之天子天子不能以獨治則付之郡縣之吏而統之布政司然吏不能皆賢而施之民者不能以

皆善於是為設按察司以察吏之賢否必欲其有以惠民而不至於病民所繫葢重矣然或者謂按察司當以嚴馭吏操切檢制使之有所憚而不敢縱則民庶幾受惠而可以不病是則然矣若或失之過則苛暴刻薄之令行焉苛暴刻薄之令行而詭欺誕譎之俗滋求免於吏議且不暇何暇誠心為民計哉是故君子以平恕為本平者坦然無私之謂恕者推己及人使之截然各得其分之謂也夫以坦然無私之心施之於政事使斯民

皆得其平而無不安其分者此大學所謂絜矩平天下之道也而謂劉君能之劉君之賢誠遠於人矣則為僉憲也何有今之歸篤是而不變豈但有德於蜀人取信於蠻夷進而上之其施又有大者矣劉君勉之

送李太守序

清河淮安屬邑其地西南皆距河河中之舟之達於兩京與之乎四方者首尾相接也予友李信圭治清河其心一以愛民為主小大之事未嘗有一厲民民知其心

之愛已也亦未嘗有一違其意事皆辦治於是信圭之名與上下之舟並馳達於兩京旁及於四方而人莫不知其賢信圭為令九年朝臣薦之陞蘄州知州清河之人聞知皆大戚曰李公吾父也今去孰能子我哉爭號籲乞留上重違民志命還清河以知州掌縣事清河人乃大喜若饑而得食寒而得衣也至是治縣又三年考績来北京予與之别久矣既相見而喜問之曰縣民素乎當不勞而治亦有樂乎信圭愀然曰去年飛蝗為災

民食不足皆吾為守令者之咎也今尚慮有遺育為民患日夜憂之思所以弭之者民樂然後吾可樂也予於是而益信其賢守令民之父母當子視其民而欣戚同之世之能若此者葢少矣不魚肉之資則秦越之視恐在其為民父母也信圭之憂縁於愛愛之深則憂之切憂之切則謀之至民患庶其弭矣彼資之為魚肉而秦越人視之則何能有概於其心古之君子思民之溺猶已溺之民饑猶已饑之今信圭之憂樂在民不在已其

亦猶是心哉信圭持是心不少變豈獨清河之民賴之若加推而大行焉亦舉是而措之爾予尚有望於信圭也鄉邑仕者屬予言贈其歸遂書以為贈

贈蔣郎中序

國朝統理萬邦仁漸義洽無有遠邇悉庭悉臣而麓川思任發獨恃皇化侵畧諸夷驚我邊鄙上猶冀其悔罪命少出兵撫定之几再往不服於是上赫然怒諭羣臣曰惟此蠻寇受我祖宗恩德世修職貢今忽敢爾豈以

朕為不忍誅之邪即發禁旅簡督府大臣命定西伯蔣公貴總率往討之又詔兵部尚書王公驥往總督軍務文武吏士用命不用命皆得誅賞之王公既受詔擇廷臣之賢者以自隨而太僕少卿李君蕡郎中侯君璡楊君寧主事蔣君琳皆在行既至邊大將以下皆會王公為定計策決攻取之宜分命諸君往督戰遂麾兵渡江入賊境殲其伏兵所過諸砦如破竹上江寨最堅賊恃以為唇齒力攻破之斬獲不可計遂引兵深入凡高山

峪林賊皆置兵拒守為不可拔之計諸將乘勝士卒亦自奮賊不能支皆敗走遂抵賊巢圍之賊驅象出戰射以強弓勁弩象反自蹂踐又大敗會日暮風起命以火攻賊衆擾亂官軍乘以入盡銳攻之兇渠逆黨被鋒及投崖谷溺江水而死者蓋幾於盡矣遂覆其巢穴而歸是役也大將以智勇奮其諸將士皆協力一心以克有成功然微王公之見幾明決信賞必罰足以得人死力諸君擐甲冑冐矢石督率獎勵之勤而欲有所立蓋難

矣或以裴度平蔡比王公當時僚佐如馬總李正封輩皆竒偉不常而諸君似之予謂平蔡易今平賊難天時地利人事既不可同日而語若其談笑賦詠之適與今之躬履行陣出入死生之際以效其尺寸其事之安危情之苦樂可想矣予是以知其難也師還論功封賞各有差而蔣君遂陞為郎中其鄉友潘進學深為喜求予文以華之予念昔與其尊府侍郎公交最厚故備為之書以見成功之難欲其永保之而益進於遠大也且使

後世有考焉爾

贈潘郎中致仕序

兵部郎中潘忠士敬嚴州人始自大學生擢為工部主事以憂去服除改北京行部行部廢又改兵部滿九年遂陞郎中其在工部以能其官得名既而所歴皆有名及為郎中而名益顯朝廷寵嘉之初賜勅命又賜之誥命再以所居官封贈其父而又及其母榮亦至矣今為郎中又九年當陞秩正四品乃自謂老病求致仕吏部

重其為人欲留之即復上章請於朝許焉夫君子之仕以行道也而道之行與否則繫於其身身果强也然後能修政立事以盡其道之當然不然雖欲勉焉以自效而力有不逮如是而謂無所茍者蓋難矣是故君子之至於斯也則必乞身而退聖明在上亦從人之欲而不强其所不能此之謂臣行義君行仁太平之盛觀也今之老且病者蓋有矣其能果於去如士敬者不多也然則士敬其誠賢於人也哉嚴州故桐廬郡漢嚴先生之

釣臺在焉先生高風清節卓然照映千古士之貪位慕祿茍得無恥者至是誠愧於先生若士敬之歸庶幾可以無愧矣予聞浙東之水至桐廬為最清深沉洞澈俯見砂礫而地多大山磅礴秀整有良材出焉其田皆沃壤宜秔稻凡所以資民用者悉充足而有餘故其君子則忠信而好文小人則惇本尚實而無慕於其外風俗之美他郡莫加焉士敬有冠紱之榮為鄉邑之望既有以悅其耳目順適其志意而又有故人賓客觴酌而往

還其樂可勝言哉此皆朝廷之賜不可忘者也故予為贈行序而相與道之

送蘇州府同知邵侯序

初邵侯之通判蘇州也有善政及民民德之惟恐其或去及秩滿朝京師衆皆號於太守某請留之太守亦深惜邵侯具以聞上嘉其能獲乎民陞為同知而還之蘇州蘇州之民既喜得賢守而又喜得侯服其教令郡不勞而治蘇為畿内大郡天下之郡莫加焉民事之殷十

倍於他郡為長貳者非才賢而欲事無不集民無不懷盖難也蘇之治久矣侯之才賢與其佐理之功盖可以想見令又以考最而歸宜為之喜者益衆喜之者何嘉其舊績之成而望其新功之顯也予嘗謂治民者貴有孚於民民心既孚則何施而不可侯在郡十餘年其心之所存民知之民情之所好惡侯亦靡不聞者晁錯謂三王之治民與其所好去其所惡而已侯之所施宜無易此者辟之駕輕車就熟路不待問而知用已試之方

而收必然之效亦不待贊而成也然古之君子之自愛其身與篤於愛人者必因所至而勉其所未至不但已也衛武公為周卿士其年九十五矣猶求箴儆於國韓侯受命於周以臨民矣仲山甫猶以夙夜虔共為勉宜其德業之久且大也後之人或不然謹於始者有矣而怠於終者亦不少君子蓋深惜之以侯之才賢其所以自愛其身宜無愧於古之君子德業之遠大可冀矣予為贈言而及此者亦篤於愛人之意侯名諶字信之四

明人求予言爲贈者儀制郎中佘麟也

送彭御史序

學校治天下之本也何謂治天下之本蓋治天下必本於賢才而賢才者學校之所由出也學校之政修然後有以成其德達其才舉而用之則治具張治功盛矣故曰學校治天下之本也國家建學校將百年董其事者藩憲大臣郡縣守令之職也亦既得人以爲用矣先皇帝加意學校諸道皆設風憲官一員俾專理焉勉其德

業之進示以聖賢之凖制其過引其不及使必底於成而足以興治然後已於乎今之學乃昔之學也昔既有其效矣今又若是焉豈所以期其成者尤欲有加於昔也歟然則今之風憲官以專理學校為務者又所以為成賢才之本也君子之於道固當以身任之而治天下之本又繫於其身豈不尤重也哉然君子所以勝重者無他亦務道而已聖人之道自倫誼之大至於日用事物之細莫不有焉體之於身而達之於用言其言也行

其行也小大不違而表裏無間則風之所及自有不令而從不言而喻者蓋君子之身又所以為教之本也如是則其成可幾矣彼從事於法制之嚴拘檢之密德則未著而刑數加焉欲以興其亹亹之勤収其翼翼之功蓋難矣予郡彭君鼎為監察御史專理南京畿内諸學事彭君初為教官有成績蓋能以身為教者及當是任莫不推君為善教其教之成亦有加於昔君子謂其無愧於是官今考績而歸翰林編修江寧倪謙輩嘗受教

於君求予言贈之予故為言其所繫之重如此或者其尚可取也

贈尚寶卿朱君序

正統七年五月尚寶司丞朱君用和在位九年矣吏部以其績當陞然侍近之職不敢擬具以聞天子以為尚寶卿命既下在朝之臣皆為喜謂朱君之得於上者厚也蓋尚寶置官有三其長為卿其次為少卿又其次為司丞昔之為司丞者滿九年然後得為少卿為少卿滿

九年或止加祿俾復任於卿不易得也卿之品視諸曹郎中少卿視員外郎郎官之秩已貴矣然視此之卿與少卿奉寶璽典符瑞依日月之光託霄漢之上其親密華要不言可知也故卿雖五品然不肯輕以畀人觀於昔可見矣今朱君自丞而峻陟為卿盖前數十年所未有豈非受恩之厚哉宜乎諸公皆為喜也朱君崇明人有秀偉之質有通敏之才有謙慎之行其始遊邑庠用能書徵入館閣與修永樂大典書成升太學又被選入

翰林未幾擢户科給事中轉中書舍人遂為丞於尚寳歴事四朝未嘗一日去左右今之進位亦豈非能修其職有以取信於上而然歟予在翰林久矣凡朱君之所敭歴予皆能知之而君亦辱與予遊則予今為君喜又豈在諸公下哉葢嘗聞之君子之與為友也貴乎有以輔益之輔益之者勉其德業之成也尹吉甫之贈韓侯曰夙夜匪懈虔共爾位虔共者敬之謂也夙夜不忘乎敬而德不進業不修未之有也德進業修則豈止於尚

賓卿而已哉中書舍人宋懐輩亦嘗從君遊蓋亦喜幸之尤者也求予言以致其意故書以授懐俾以為君贈云

送祠祭員外郎張聲伯致仕養親序

聲伯名錞上海人自入太學官京師於今三十餘年母宜人在堂食其禄壽已踰八十聲伯亦既六十餘矣嘗自謂聰明日衰疾病浸加雖欲勉修其職而力有不逮况高年之母之足念哉聖明在上俊乂麻列使錞免於

曠官之譏而得以餘年奉其母豈獨錞之願遂哉皇上
逮下之仁真與天地同其大矣遂具疏以聞上察其情
許馬郎中王實輩篤同僚之誼雖不快於其去而不可
留也乃来請予文贈之予謂人道之大忠孝而已處則
孝於家仕則忠於國此理之當然也君子豈不欲兼盡
哉而卒有不得兼者蓋欲兼盡者其心也不可得而兼
者其勢也昔之人有勇於棄母而急於得君者其功業
非不盛也然於母不得盡其道君子深有憾焉故嘗以

為人之於是以義揆之而已矣忠以事國而不顧其親仕者所宜也國家之倚賴而其身又足以有為如郭令公裴晉公者則豈可一日去位哉雖不顧其親可也若非具瞻之位輕重休戚不繫焉以老病難强之身又有衰暮可懼之親然猶貪戀不去自謂於忠孝無少間然者予未之信也如是則於義何如哉今聲伯自顧其身之衰不能舉其職恐負上任使又念母之齒日加而不足於養切切求去此固義之所可也其於忠孝君子當

有能辯之者尚益慎乎其終也哉義君子以為質也廓而充之至於不可勝用然後無愧於君子此尤於聲伯有望焉故書以贈之

宜興吳氏所藏諸公翰墨序

詩文書劄共一卷凡二十九通前元及國初諸名公之作宜興吳景春氏所集也吳氏於宜興為大家在元時以貲富名鄉里而尤以辛禮蹈義有名諸公間諸公顯人過宜興者多能至其家其所以欵洽送迎必恭禮中

儀節故譽望日起歲改月化不復如曩時獨景春之好賢樂善猶有前人之遺風故於諸公翰墨裒取而珎襲之既類成卷遣其子其持来京師屬予序予生也後不得從諸公然聞而知之者葢半焉今復得觀其翰墨雖風韻各不同而殷勤篤厚之意施於親戚故舊詞氣藹然也倪雲林一書誼於義利辭讓之堅易所謂介於石者其清言室記及送施彦昭修太廟樂器序二首不知作者為誰而其中有稱啓者豈即後詩所謂青邱生者

乎若然則高侍郎季廸也獨字畫不類可疑耳記中以清談誤晉為戒送施彦昭以為政不行辟諸琴瑟不調欲更化以去積弊名和氣有味哉其言也其他可資於已者尚多凡觀前人文字當求其深意於筆墨之外庶幾有益若以目前所見者為足而不知求之非所謂善學者也景春嘗為予泰和令有慈良豈弟之心民愛之而所好如是此豈齷齪罔汙者可比哉予為之序而掇其大要葢欲以示其後人覽者亦有取也乎

贈石布政序

山西古并州之域阻山而帶河内為郡縣者八九十其外則瞰沙漠列城堡宿重兵而守之旌旗相望亘千有餘里然供其糗糧給其芻豆使士馬精強守則固戰則勝者大抵皆山西之民也其人雖知分之所當為也而勉於從事州縣之吏亦知以邊餉為重不敢不盡心然非統以方面大臣則緩急先後有不能適其宜者故前此命右布政使統之乃今以病告上命大臣慎擇賢者

往代馬而予江西憲副石公璞適以考績在京師衆皆謂宜於其任具以聞上即命為山西布政使往任其事石公以御史司憲臬在江西者十餘年其才高其識明其心甚公而蒞事甚勤小大之獄一見而決無不當於人心江西之人皆敬而愛之惟恐其或去今不可留予深為江西惜之然邊事有所賴而民力得以紓則又喜山西之人之遭也予聞當七國時趙地臨邊以李牧守之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日殺牛享士士皆樂戰遂滅

襜襤破東胡降林胡置雲中鴈門代郡令大同諸處是也方是時趙與諸侯相攻戰資用不及牧牧之所以盛强者田畜而已今其地固在而人加多矣牧之遺法必有能講明之者右公當博而求之以獻於天子而行之軍中彼將帥大臣何讓於李牧而亦孰無體國之心使麾下之士皆田畜以時資用饒裕而軍威盛强足以安内攘外豈非國家之利哉山西民力庶其少紓乎夫兵以衛民而民爲邦本其重一也有養兵之術而不行徒

使民力殫焉謂之能體國家未見其然也詩曰遠猷辰告衆之所望於石公者如此予與公最故因監察御史歐陽洙等求贈言故書以為贈行序

送江津劉教諭序

江津於重慶為屬邑其山水明秀故自昔産賢才今讀書入仕者不乏有登翰林為侍從者凡川蜀諸郡縣之能如江津者不多見也予邑劉季真以明經為教官久矣今得江津教諭其叔父崇本為刑部主事有名喜其

得江津而亦喜江津之士之遭也思見其教之成来請
予文贈其去憶李真初領鄉薦時其伯祖孟慶甫為之
喜予往賀之見李真謹重好學其言行不妄予之喜加
焉今其為教官果不愧於其職予尤為孟慶甫喜之惜
孟慶甫不及見也予邑之士為教官者二三十人其年
與李真皆不相上下而皆能振奮有立況李真之學素
力效素著又有崇本勵其進則予於贈言可已邪夫賢
才者治天下之本而自學校成之令之責望於學校不

可謂不重也故慎選俊秀擇師儒使講學其中而又專置風憲官以督勵焉蓋欲人人皆賢出而用之皆足以興道致治則為師弟子者將何以稱上意哉朝夕相與講聖人之道所以修己治人者自倫誼之大至於日用事物之常必身體力行本於身刑於家以及於鄉黨州閭而皆踐其實焉由是而見於文辭以進於有司而獻於天子列之於庶位推其所學施之天下之民使皆得其所而天下治矣究夫所以致是者實本於教官是教

官者乃治天下之本所由成也其所繫誠重季真盖知之矣而崇本猶欲加勉焉其意豈但為江津之士哉所望於季真者盖遠且大季真勉之則進於福禄榮名當益盛此亦予所望於季真者故書以贈之

抑菴文後集卷七